

我和北大国关的故事

张小明

我很荣幸作为教师代表在开学典礼上致辞，其实我更愿意以一个北大国关老学生的身份讲几句话。我35年前成为北大国关前身、北大国际政治系国际政治专业的本科生，31年前成为北大国际关系研究所的第一届硕士研究生，26年前又成为北大国际政治系的在职博士研究生。和我们学院的很多老师一样，我有在北大国关求学的完整经历，从19岁考入北大到现在，也一直没有离开北大这个园子。我这样的学习和工作经历有些太单调了，单调得有时让我觉得自己对这个园子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了。好像既没有太深的恨，也没有太深的爱。其实，在这里学习、生活30多年，还是有很多刻骨铭心的记忆。今天在这个场合，我想给2016级的国关新同学们分享我在北大国关的求学经历。我因为不会煮心灵鸡汤，只能给大家讲讲几个我在国关的故事。

记得在1981年9月中旬一个秋高气爽的夜晚，我只身一人坐了40多个小时的绿皮火车抵达北京。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，也是第一次离家出远门，心里难免有些忐忑不安。当乘坐北大校车从北京站到达北大校园的时候，已经是深夜了。因为行李没有到的缘故，我在25楼招待所住了一个晚上。我很清楚的记得，当时是国政系办公室主任老徐，从国政系新生接待站，蹬着平板三轮把我拉到招待所并办理临时住宿手续的，他还在第二天早上蹬车来招待所接我，并请一位学长带我去宿舍。老徐应该是我见到的第一位北大国关人，他让我感觉很踏实、很温暖。很多年后，当我学会骑三轮车，常常想起老徐的样子。我们的老徐已经去世很多年了。这是我和国关的第一个故事，是有关国政系老行政人员的记忆。

1985年9月，我作为学生参加了北大国政系的第二次开学典礼，成为新成立的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的第一届硕士研究生，开始了我的三年硕士研究生生活。三年的硕士生生活，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，可能是在“北大荒”的那一年，以及由此产生的同学情。可能在座的同学都不知道北大还有个“北大荒”。那就是西门外的畅春园55楼，临近蔚秀园和北大二附中，楼下还有一片水稻田，夜深人静的时候常常听到一片蛙声，阳台外一幅田园景象。可能是因为当时那里比较荒凉和偏僻的原因，有个住在那里的85级硕士生男生，给我们的这个新家取了“北大荒”的名字。一个面积不大的宿舍里，住了6位硕士生，来自国政系、国关所、政治学系（现政府管理学院）、公共政治教研室（现马克思主义学院）。除了来自湖南的老余，其它5人都是北大国政系本科毕业生，1位1978级，1位1979级，3位1981级。我们在“北大荒”共同生活的一年里，关系很融洽，我从室友那里获益良多。老初和老苏是我大学本科同班同学，我们知根知底，情同手足，相互帮助。老余常常和我们分享他的治学经验，包括如何用卡片做笔记。老王带我们几乎每天绕未名湖晨跑一圈，我也是跟他以及老余在中央党校的湖里学会了游泳。老白是著名的书法家，也是我的福建同乡，正是他手把手地教会我篆刻，并推荐我的一个篆刻作品发表在北京大学校报上。他还介绍我去荣宝斋拜会一位著名的篆刻大家。老白后来去美国留学、教书，我1999-2000年在哈佛大学访学的时候，还应邀携家人到老白在波士顿的家过中国农历除夕。这是我和北大国关的第二个故事，有关“北大荒”和同学情的记忆。几年前，我开始学习国画的时候，特地画了一幅水墨青蛙，并在习作上盖上了老白30年前指导我刻好的一方个人印章。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其实脑子里出现的是在“北大荒”的生活情景。

最后谈谈有关北大国关老师的故事，讲讲我和老师的情谊。自从35年前到北大求学开始，我遇到了很多、很优秀的老师，获得他们的厚爱、鼓励与帮助，一直对他们怀有感恩之

情。我能够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。但在这里，我只提两位老师。一位是我的本科论文和硕士论文指导老师刘金质教授。刘老师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去美国访学，我上本科的时候，并没有上过他的课。只是 1984 年夏天他带队 1981 级学生去云南实习的时候，我才认识他。回来之后，他就成为我的本科毕业论文指导老师，紧接着又成为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创始人之一，以及我的硕士论文指导老师。可以说，正是刘老师引领我走上冷战史学术研究之路，并让我终身受益。更重要的是，刘老师及师母张老师和弟子之间的亲密关系，包括在刘老师家里聚会、在二体打排球、在五四体育馆打羽毛球，一直让我有一种生活在一个大家庭的感觉。另外一位是我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赵宝煦教授。我 1981 年参加北大国政系开学典礼的时候，赵先生还是我们的系主任兼亚非所所长。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，赵先生被称为“国政系大使”，正是他经常邀请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到系里做讲座，我对他有高山仰止的感觉。我从 1990 年开始成为赵先生的在职博士研究生，有机会直接聆听他的教诲。我清楚的记得，我每个月约定到赵老师中关园家，品尝师母陈老师沏的茶，和赵老师谈学术、聊人生。在赵老师的精心指导之下，我提前一年完成了博士论文的答辩，后来也顺利实现博士论文的出版。虽然赵先生 4 年前已经去世，但是这位西南联大、北京大学老学生身上所散发的精神气质永远地留在我的记忆之中。

三个故事，三种情谊，我认为是北大国关传统的组成部分，也是北大精神家园的重要内容。成为北大的一员、北大国关的一分子，是我一辈子的重要印记，我相信这也将是你们一辈子的重要印记。35 年来，北大在变化，北大国关也在变化。大饭厅没了，大讲堂盖起来了；静园的苹果林变成了草坪；三角地曾经作为北大学生政治生活中心的地位已经不复存在，变得有些冷清；校园里的学生多了，工地多了，游人多了，失去了往日的宁静。国政系、国关所、亚非所已经在 20 年前合并为国际关系学院，我经历了办公室从静园的一院搬到逸夫壹楼，然后再搬到现在的国关大楼。但是，未名湖还是海洋，”思想自由、兼容并包“的灵魂还在，北大国关和谐大家庭的氛围还在。一句话，我们引以为豪的传统还在一代一代地传承。

有生活就有故事。对很多 2016 级国关新同学来说，今天可能是你们积累国关故事的起点。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、四十年之后，或许更长时间之后，你们一定会有你们自己的”我和北大国关的故事“。

谢谢大家！

2016 年 9 月 7 日